

洪門信條

以義氣團結  
以忠誠救國  
以義俠除奸

**THE CHINESE TIMES**  
The only Chinese newspaper in Vancouver. Published every day except Sundays and holidays by The Chinese Freemasons in Canada Publishers Ltd.

哈達僧與千里馬賽跑

振東道：「姊妹隱紅小姐多才多藝，定有妙計。」請她出來商量再說。如玉一溜煙奔入裏邊，向他的義妹說道：「紅妹妹不好了，有哈達和尙要和我们爸爸比武，師傅讓你出去商量對付之策。」隱紅答道：「一個禿頭，到得那裏？」哥哥值得這般大驚小怪，說着，兄妹倆回到書室中。振東先將請柬遞給隱紅看過，隱紅說道：「常言說兵來將當，水來土掩，請帖上既然註明可派代表入場，趙先生你有此好身手，儘可代表義父一行。」振東說道：「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。」哈達威震川中，咱倆聞其名，未曾見過他，究有什麼功夫，不敢貿貿然就去和他交手，打算請隱紅姑娘，明日先行入場，只說父兄不在家，特地前來報告，并向哈達大和尙討教，不過要向他聲明不是比試，單請哈達打幾路拳脚，長些見識，看他們如何回答。若然執意和我们見了高下，答應了回來再商。」隱紅唯唯，當下就差能幹僕役出去偵查。回來說：「武場設在何小汀家裏，當晚振東一夜不曾安睡，預防他們再來盜襲。」等到次日午後，隱紅結束停官，內穿緊門鈕扣的窄袖短襖，寬檐窄管結脚褲，外罩大紅綿紗的斗篷，繡帕包頭，足登一雙滿嵌利刺的扳尖薄底鐵繡鞋，好似隱娘轉世。紅線重生，笑吟吟走到書室中，向吉人父子說明。要去會這和尚了。吉人叮囑道：「你千萬不要出手，這個和尚不是好惹的。」說着，命張福跟隨同往。那武場相隔不遠，一剎那已到場中。隱紅舉目觀見，中央一座比武台，約有六七丈見方。地後桌椅，點綴得很為醜觀，台高約摸一丈光景，台下空空，並無東西墊脚。隱紅便向值場人說明來意。值場人走到後面木屋中，稟明哈達和李世雄。哈達說道：「請她登台會話。」值場人轉身出來，依言傳達。

(三) 怡紅生

洩漏天機 (三) 怡紅生

南道將軍。怎能抵受得住這種誘惑。祇有答應。但道：可憐的孩子。你叫什麼名字。探女道：我叫璧姬。璧姬嬌婉地在他懷抱中。豈股異性的熱力。把將軍陶醉了。但道：你用甚麼方法走呢。璧姬道：明天你再來會次。準備壹套侍衛的服裝給我。我跟你甞道兒出去便行。南道將軍情搖曳。答應她明天這樣照辦。第貳天。南道將軍著令幾個衛兵。穿上壹件大樓。在樓裏藏著衣物。又到博覽會中阿巴的巫術室來了。阿巴認為他是個將軍。除了恭敬的迎候他外。並且問及昨天照鏡的結果。南道將軍跟他敷衍壹過之後。說昨天看得並不清楚。今天來壹次。並且聲明那裏太可怕。今天一定衛兵一全入內。阿巴沒有阻攔。南道將軍進室中後不多時。璧姬便走將出來。穿起了衛兵裝束。在圖上加上壹具太陽鏡。跟南道將軍和其他衛兵齊聲走出。阿巴並沒有注意。這就脫身了。由汽車載他回到南道將軍的公館來。南道太太是一個善妒的女人。當然不許可有這種壹個女人在著。南道將軍教璧姬穿上了衛兵服裝。到夜間。便在伯倫祕書的臥室歇宿。伯倫却到另外壹個房間去。這樣的瞞過了許久。太太却一點不知。

▲南道將軍引狼入室

誰知璧姬和阿巴。實在是個敵國間諜。故意在博覽會中弄此玄虛。引誘南道將軍入彀。南道將軍竟然引狼入室。把壹個女間諜藏在書室中。經過壹個相當時期。璧姬已經把許多重要文件偷到手上。但無法出關。壹夜。南道將軍到了別埠。伯倫因事入室。發現了璧姬亦條條地在房中走動。壹絲不掛。其始吃驚。後來却受了她的誘惑。陶醉起來。拉着她深深壹吻。問她為什麼要赤體自居。璧姬說因為受阿巴誘惑時。過慣了赤體表演生活。所以

炫富美人前

覺得有機會時便脫光衣服。才覺得爽快。伯倫忍不住跟壁姬飲好了。壁姬又表明心迹。說嫌將軍年老。實在並不愛他。要求伯倫相愛。伯倫心動。轉他職務上的權力。把壁姬帶離南道公館。門前衛兵。也不敢阻攔。伯倫帶她到另外一個地方。做藏嬌之所。南道將軍回來了。發覺失去壁姬。向衛兵查問。衛兵說出是伯倫祕書帶走了。其始伯倫不認。南道將軍憤然地把伯倫囚禁。伯倫才說出壁姬表示相愛。現在藏她在某一個地方。南道將軍馬上派人去查。但壁姬已經走了。再到博覽會去找阿巴。阿巴也一全失踪了。這個時候。博覽會中的人說。最近發覺阿巴是個間諜。南道將軍大驚。回去一查。才知道自己也失去大批文件。

(完)

自稱之謂

金矣。」吳笑曰：「萬金何足爲重。」張笑曰：「美人情重爲難得也。」吳笑曰：「汝亦知此耶？」張笑曰：「吾必有以報命。」願小姐稍俟之。」吳曰：「吾倦欲眠，汝盍去休。」張乃憫然而行。復遇王於途。王目之而笑。張竟不覺。三日後。張於夜後訪吳。以價值數萬金之巨鑽約指持贈。並親爲吳套於指上。要求一吻。吳不可。曰：「難得之物。方爲可珍。一切有待於結婚之時。今吾與汝尙未有婚約。而行此大禮。將何能得？」張曰：「後此每月奉汝萬金。勿再索我於枯魚之市。」吳曰：「能署券乎？」張曰：「有何不可。」卽署券與吳。吳閱未竟。張故追之。曰：「今可以稍信棄願矣。」吳持券遽離去。張逐之。入於內室。糾纏間。吳衣漸脫。而券仍在握。張笑曰：「吾非欲奪回此券他汝何懼爲？」再逐吳。忽有人自後執張。張愕然。其人非他。蓋王生也。指張曰：「汝敢污辱良家婦女耶。必拘汝見官。」張哀之。願依券按月交款。請勿控訴。

爲某小姐購贈珠寶頸鍊；

似土乎。稗得濟。亦可渡此難關。」王曰：「吾非女性。更非其所愛之女性。今夕不易得也。」婦泣曰：「當此山窮水盡時期。若猶崖岸自高。不屑求人。人將資金以贈汝乎。」王黯然而出。路遇張公子。先作他語。張以其衣敝。露不悅色。繼聞求貸。笑曰：「吾非慈善家。又不在救濟機關辦事。個人財力有限。何能接濟此衆多之貧窮親友呢？」王苦求之。張笑曰：「吾方持金爲某小姐購贈珠寶頸鍊。幸勿阻碍吾之時間。他日再談。」遂走別。王望之悵然。悲憤欲死。念婦在室。尙未作餐。歸而告之。夫婦又抱頭痛哭。婦曰：「人情冷暖。世事如斯。張公子既能以巨財濟女子。汝獨不能透過女子以取張之財耶。」王喜曰：「吾有計劃矣。」乃附耳與婦私語。他日。王遂得婦濟以金。夫婦生活不如前苦。王又路遇張。則王已衣飾燦然。張頗訝之。笑曰：「汝已發達乎。吾前此不肯假汝資。乃欲汝奮發耳。今果何如。」王笑曰：「吾乃外強中乾者。今日仍求貸於汝。汝能稍濟吾之急乎。」張遽變色曰：「吾無資可貸於汝。曾爲汝告。勿再刺刺不休。」王笑曰：「吾今已有資。寧待再向汝求貸。特試汝耳。」一笑而別。復乃糊暗笑小姐。吳爲張新識於舞場者。時方豪華珠璣以見吳小姐。吳稍閱後。卽謂張曰：「體積不大。又無光彩。」張笑曰：「已費萬

Chungking Chop Suey  
178 East Pender St.  
Vancouver, B.C. Canada.  
MARine 1734

重慶餐館 · 日夜  
嘉餚美菜 · 式式  
仰求各界 · 男女  
留意光顧 · 請移

發行

開市  
供備  
酒胞  
玉步

Jockey Cap

本公司所釀  
之「馬心帽」

商標獲威士

杰酒有如賽

馬場之每賽

必贏之駿馬

蓋此種馬會

經長期

畜養豎

專家不

斷訓練及無限之顧理始

克成爲良馬此酒亦然即

經長期有經驗之製釀復

裝置橡木桶中始成味香  
而純之曾酒也

UNITED DISTILLERS LIMITED